

# [玄幻]東皇太一

作者: 夢塵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一之一

東皇太一

太初之始，天道混沌，始創一斧開天闢地，以神斧作天道之力，瓦解，並為天地灑下生機。天道無智，後立一太初之神，名作「太一」意即「太初之首」，因由東而生，後受名號「東皇」。此後，「東」便作為地位最為尊貴之位。

東皇太一作為天道之使，天道之神格，鑑於開天神斧以自身代天道，化生機，東皇賜之名為「盤古」藉此念記。

盤古之力於天地間流動，將天地劃分，生成動、植物，以及人。

而東皇太一見天地擴大，生機處處，即借天道立神，道教四天尊、佛教佛祖、魔道之祖.....以管理天地秩序。

及後，各神之力因故流入人世，為紅塵發展出修仙煉道，是為修煉之始。

而僅天道初神東皇太一之力，未曾流入人世，僅此天地絕強之力.....未曾.....

東皇太一東嚮坐，坐於天地至高皇座之上代表天道，俯視眾神。

「何解，何解天地初始僅十萬年，眾神初生五萬年，朕僅以此五萬年閉關修復立神之損，汝等之力已流落凡塵？」

說話間，以天道為輔，大道威壓，眾神只敢跪下，無法發聲。

「四道，汝等本安分守己，為何落道力於凡？」四道，即道教四天尊。

四尊之首元始天尊向前恭敬地道：「稟東皇，四尊遊歷凡塵，隨心而行，雖有注意弗用道力，然於凡塵見一人傷危，惻隱之下，以道力相救，以致道力落於凡俗。」

東皇眉頭一皺：「先退下。」元始天尊退回另外三尊身旁。

東皇的天道之音再響：「佛祖，汝因何事落佛力下凡。」

佛祖前行，向東皇行了一禮，道：「吾不忍見世俗無常，生靈受苦，便降下佛力，以普渡眾生。」

東皇收斂天道之音，心平氣和的道：「然佛力浩大，修有佛力者皆難以約束，易違汝本意。」

「吾有意立一佛教，只許教徒以佛力行善，以作約束，不知東皇可否允許。」

「準了。」

佛祖退下。

天道之音再起：「魔祖，汝又為何。」

## 一之二

天道之音再起：「魔祖，汝又為何。」

魔祖大搖大擺的向前走了幾步，故作恭敬的彎一彎腰，道：「東老頭，別廢話那麼多，你看，這人類可真有意思，用我們的力量化出了修行之道，有趣，有趣。」

東皇對魔祖的不敬感到些不悅：「魔祖，汝對朕之稱謂甚為不敬，也罷。可汝非只流落魔力於凡，而流落濃厚之魔氣於凡俗，以致大片土地魔化，亦影響大量人類入魔，汝何解此局？」

魔祖輕蔑的笑了笑：「哈，好好，東老.....東皇大~人，解甚麼解，算了吧。」

東皇眉頭皺得更深，聲音漸大：「汝太過放肆。」

「呸，不就是不滿我對你不敬，我等同為眾神之一，你又何德何能讓我對你恭敬。」

東皇一聽，當即大怒，一抬手，天道之力降下，將魔祖壓倒在地：「混帳！汝可知此舉對人世之弊，汝可知神位所創之義！」

魔祖不屑的看向大殿背後的通天鏡，鏡中所示着人世的情況。

「人類.....而已。」

「汝.....冥頑不靈！退下！」東皇恨鐵不成鋼的道。

魔祖冷哼一聲，往後方退去。

鬧上了這一齣，東皇臉色也好不到哪裏去，往後犯下流落神力的眾神，都被東皇所鎮壓了一翻。

「爾等.....爾等果真隨心所欲，為所欲為。神位所創，乃因天道欲有神可管初創之界，而朕唯恐一神不足，因而創神，而今，眾神卻反為人世帶來災禍，爾等可有反省之意？」東皇一瞪眼，天道之氣便湧出大殿，將眾神震翻在地，唯魔祖、佛祖、四尊等至高神可擋下一二。

「朕以東皇太一之名，代天道所命，命諸神收拾人世殘局，盡可能將神力收回，護佑塵俗之序。退庭  
- - 」

待得諸神離殿，太一自語：「難道，創神之舉乃是不正之決.....」

## 二之一

五萬年過去，眾神盡其力收回落入凡塵之神力，然成效不高，神力早與人、妖、魔等種族融合，密不可分。

加上以魔祖為首之神對東皇甚感不滿，令收納神力一事更為緩慢。

雲霧間，一座大殿從仙氣中升起，背向太陽，面向太陰。

太一入主於殿，天道之氣揚起，氣揚八方：「升殿 - - 」

「五萬年已去，神力落凡之事為何不見其效！」待得眾神步入東皇仙殿，太一天道之力灌注，大罵道。

底下眾神未敢以應。

一眼掃過，卻不見魔祖等至高神：「魔祖、道尊等人，何在！」

眾神相互對望，似是略有隱情

東皇一旁的神官走前一步，恭敬的回應：「稟東皇大人，已有神官到眾至高神大人府上傳話，卻至今未回。」

「魔祖他們，到底甚麼回事.....」東皇思忖着。

「輪迴，汝可知魔祖等人因何未至？」東皇看向唯一有到殿中的至高神。

只見輪迴神尊卻搖了搖頭：「我勸過他們了。」

「你是何意.....」尾音未落，數股天道之力便從殿門衝出，打斷了東皇。

「東老頭，出來受死吧，把你那天地至上之位給交出來吧。」一陣玩世不恭的聲音傳來。

以魔祖為首，天地初開的九位至高神，除開輪迴神尊，其餘人都站在魔祖一方。

「爾等何意！是要造反不成！」東皇盛怒。

「你白痴啊，不是造反我站在這裏幹嘛。」魔祖戲謔的笑道。

「我看你都快痴呆了，管理不好你所鐘愛的人間了，所以才來幫你接手的嘛，別生氣了，噁噁！」魔祖笑道。

「爾等.....好啊！爾等為我所創，卻造成大禍，如今更要反了！」東皇怒道。

「下來吧！東皇大人，此位已不適合你坐了。」魔祖一旁的邪尊頂撞道。

「多說無謂！」魔神拔劍，魔力擴散，令四周染上一片血紅。

魔劍一指，魔氣在空中化成血針刺向東皇 - -

## 二之二

魔劍一指，魔氣在空中化成血針刺向東皇-----

以這一擊為號角，魔祖背後的一眾至高神攻向東皇。

道教四尊以元始為首，將道力注入飄浮在頭上的四柄殺劍中，劍如流光，破空而至。

佛祖九環錫杖一振，口誦六字真言：「唵·嘛·呢·叭·咪·吽」字從其口中飄出，以佛力為根，凝成實體，向東皇鎮封而去。

邪尊以邪力輔助，霸道的邪刀凝出了紅黑色的邪光。

悅心仙尊身上的綺羅仙衣一伸，向東皇封禁而去。

東皇大手一揮，衣袖獵獵作響，一股斥力就從東皇身上傳出，將近身而來的各種封禁之力斥開。趁着這一空擋，魔祖的血針伴着邪尊的霸刀而至，而四把道教殺劍則從旁輔助。

一時間，東皇被各種攻擊淹沒。

片刻，攻擊盡散。血針盡散，讓殿上飄着一股血腥之氣。邪尊身影一晃，退後到魔祖身後。殺劍飄回各道尊頭上。

東皇一個轉身，法衣微亮，使得東皇絲毫無損。

「這五萬年來，我閉關恢復創神之損，但始終還是未能完全恢復.....」東皇在心中計算着天道之力的損耗。

法衣發動防禦，所用的是東皇自身的天道之力。東皇尚未恢復到巔峰，不可過度耗費力量。

魔祖見狀，再加強魔氣注入魔劍中，身影一晃，飄身而去。瞬間，已近身到東皇面前。

「殘血明月」只見魔劍揮出一道月牙劍氣，東皇無處可躲。

東皇一轉身法衣上的天道之力再形成一道防禦，擋住了魔祖的「殘血明月」。

趁着這一空擋，一眾至高神也發出各種攻擊攻向東皇。

「鐘來！」東皇一招手，大喝道。

## 二之三

「鐘來！」東皇一招手，大喝道。

遠處，天界中心，懸浮了十萬年絲毫未動的大鐘劇烈的震動了起來。

「鐘來」二字貫徹天道之力，傳遍整個天界。

東皇鐘一動，直接破開空間，一瞬而至。

各種攻擊隨着空間撕裂而消散。

一個大鐘從漆黑無光的空間中飄出，空間裂縫迅速愈合。

東皇一招手，大鐘便飄至身前，震懾着眼前的眾神。

眾神往後退了一步，只有以元始為道的道教四天尊向前走了一步

「殺劍封禁大陣，起！」

四柄殺劍浮空於四角，爾後急速旋轉、分散，劍氣在空中劃出一道道陣紋，將東皇鐘封禁在大陣之中。

「東老頭，你以為我們沒有對付這破鐘的方法嗎。」魔祖蔑笑。

東皇一語不發，只是伸出手，以天道之力想要將東皇鐘拉扯過來。

「噫噫，別作無用功了，東老頭。」魔祖噫笑道。

「別廢話了！大陣快撐不住了，我們低估了祂！」元祖大喊。

元始話音一落，東皇便加強了拉扯之力：「鐘來！」

「鐘你的頭！」魔祖提劍，一股血腥氣撲面而來。

東皇不得不分出力量到法衣上防禦：「魔祖！汝.....已墮落了！」

「被.你.發.現.了.呢~」魔祖戲謔道。

劍來劍往，魔祖身後的眾至高神也是手段各出。

「夠了！」東皇一怒，雙掌一推，天道之力暴動，將眾神震開。

威壓一放，力量較弱的邪尊和悅心仙尊也被這一下震得吐血。

「不夠，真的不太夠。」魔祖嘴角依舊，目光閃爍，雙手空空。

東皇背後，本在魔祖手中的魔劍轟然刺來，已是閃避不及。

「小心！」一直站在旁邊的輪迴神尊一閃身，神器一揚擋下了魔劍。

## 三之一

「小心！」一直站在旁邊的輪迴神尊一閃身，神器一揚擋下了魔劍。

那是一件圓盤，圓盤上有六顆混沌神珠，每顆神珠代表着一道的輪迴，圓盤代表生死輪迴  
神器之名：「輪迴」

這件神器不是最強神器，甚至在神器排名也不高，但這卻是世上最神異的神器。  
掌天地之祕，生死之輪迴，一念生一念死  
時空法則、生死法則、還有最特殊的輪迴法則，皆是融入其中。

「輪迴」一震，魔劍隨即被震開，爾後回歸魔祖手中。

「輪迴！你做甚麼！你不是說好了中立嗎！竟敢對魔祖大人出爾反爾！」魔祖旁的邪尊破口大罵。

「叛逆之子！爾等還論誠信？」東皇對着邪尊反駁道。

「我.....只是不想看你們因為這麼無聊的理由去造反！」輪迴神尊面露難色。

「理由？他們有甚麼理由？」東皇問道。

「他們.....」

輪迴神尊正欲開口，卻被魔祖打斷：「夠了！」

「悅心，給我拖住輪迴。」魔祖道。

魔祖眯着眼，看向佛祖，心想道：「幸好那禿驢腦子好使，先行對輪迴有所提防」

緊接着，魔劍一提，眾神又揮起各種力量，攻向東皇。

-----  
-----

輪迴見狀，欲以輪迴之力相助，卻被悅心以一道綾羅所擋。

「悅心，妳.....」

「你過不去的。」悅心平淡的道。

「悅心，妳知道的，妳擋不住我。」輪迴的力量，比起悅心仙尊更強，畢竟悅心仙尊掌控的是「情」  
之一道。

「你錯了。」悅心一笑。

## 三之二

「你錯了。」悅心一笑。

輪迴聽得悅心之言，頓是心中一陣不安。

「在一眾至高神中，妳的戰鬥能力近乎最弱，妳拿甚麼阻我？」

「難道你忘了我所掌控的是甚麼？」悅心臉上的笑容依舊。

「感情？那又如何，你還是阻不了我。」

只見悅心搖了搖頭，一招手，把殿中的觀天鏡招了過來。

悅心在鏡上一劃，觀天鏡便浮現出人界之境，從多片大陸中放大，到帝國、城市，直到了一個小鄉村，一間草屋，一個女子。

那是個秀麗的女子，她稱不上漂亮，卻帶着一種特殊的氣質，吸引着輪迴的眼球。

柔情從輪迴的眼瞳中一閃而過，隨後，一片驚恐堆滿了他的眼。

「為何！為何妳會知道！知道.....她.....」輪迴的聲音漸小。

「我早就發覺了，因為我所掌的情之一道，我可以感覺到你們的感情。」悅心笑意漸濃。

「魔祖時刻都是不甘，邪尊是忠誠、佛祖雖然淡泊，卻有點憎惡、四位道尊則帶點貪念，而你，是情。」

「你竟然愛上了人類！」

「我.....我.....」輪迴似要反駁。

「你相助東皇，莫不是為了鏡中的她？讓我猜猜，你是想求東皇讓你下界去找她，或是接她上來神界吧。」悅心道。

「你.....即便你知道又如何，你阻不了我。」

「我也早說了，你錯了。」一語落，悅心翻手拿出了一柄剪刀，粉色的法力一爍，鋒利的刀鋒一剪，空間也裂開了。

「斷情剪！你想怎樣！」輪迴語中帶着殺氣。

悅心將斷情剪對準觀天鏡，鏡中的女子身側出現數根紅線，其中一根連在輪迴的身上，一根則環繞在女子身周，為女子的生命之線。

「鏗 - 」斷情剪一開，對上了連在輪迴身上的紅線。

「若不想我剪下，便退吧。」悅心露出一個得意的笑。

「你.....你剪吧，我不會退的。待我而言，在這裏看她就好了。」

輪迴殺氣一濃，一個輪迴神器的虛影浮現，環繞着他，一招手，虛影出，環住了悅心。



「輪迴領域 - 時間 - 化凡」  
悅心身周的情力消退。

「不過是一剪，你覺得需要多少時間？化凡有何用？」  
手上斷情剪動「咔嚓」

紅線斷了。  
不是連着輪迴的那一根。

是生命紅線。

## 三之三

「冬梨！」撕心裂肺的喊聲從輪迴的喉嚨裏衝出。

「記住了，這是你所造成的，是給你的懲罰。」悅心看着輪迴，淡淡的說出。

-----  
-----  
從近百年間起，輪迴就多次借觀天鐘窺視着人界。

看着看着，就着迷於一個小姑娘了。

那是個有着特殊氣質的姑娘，輪迴看着她的日常，看她踏入了修煉一途。

她倔強

「你們這些壞人，不要進來我家！」年幼的臉頰上氣鼓鼓的，卻因為恐懼的泛着淚光。  
輪迴覺得這表情很可愛，但看着她，感覺了第一次的心痛。  
後來，進去她家的壞修士都被輪迴教訓了一頓。

「你娘是在二月時離開的，小梨，你的名字就是代表了冬天的梨花，紀念着你娘。」父親對小梨這樣說着。

「冬梨冬梨.....原來這是她的名字啊。」輪迴反覆默唸着，像是要把這名字銘記。

她成長了，  
冬梨成長了。  
為父親的死哭過，  
為復仇而恨過。

經歷了很多，遇的險境也很多，  
可她終是沒事，因為輪迴。

輪迴盤算着，相助東皇，就要求東皇奪去自己的力量，讓自己去找她  
或者把她接上神界。

可現在，  
她死了  
冬梨死了。

-----  
-----  
「把化凡收了吧，輪迴。」悅心淡淡的道。  
現在的悅心已是沒了一切力量。

一道火焰從輪迴身上燃起。

「輪迴，你瘋了！竟敢燃燒神力！」悅心的尖叫，引起相鬥的眾神的注意。

「錯了，不止神力。」輪迴的全身都燃起火焰，眉心中的火更是突出。

「神體、神魂，燃燒！」

## 三之四

「神體、神魂，燃燒！」

「輪迴，你瘋啦！不過是一個人類女子，你何必如此。」悅心大驚。

「你說你掌握的是『情』？你根本不懂何謂情。」盛怒之下，輪迴語氣卻異常的平淡。

「化凡」之下，悅心容貌從驚为天人的絕世美顏，漸漸化成一個年邁的老翁。

「你……」悅心正欲反駁。

「住手吧，輪迴。」是東皇的聲音。  
不知何時，東皇一方的戰局已經被輪迴驚得停下。

「……停？我為何要停。」  
「汝如此做，神界會大變的，眾神中，缺一不可。」東皇言語中帶着威嚴。  
雖然東皇沒有指明，但也暗指為了一個凡人，不值得。

「是嗎，終究……你也不明白……情之一字。」輪迴並無停止之意。

「一群無『情』的神，掌着人類的『情』，可笑！」燃燒，加速着。

一眾至高神轟出各種力量，意圖停止輪迴的動作。

「太遲了。」輪迴的手上聚起力量，在這個狀態下，輪迴已提升到極致。手一揮，一切力量皆化虛無。

「以輪迴為根，時間為精，空間為氣，生死為神，精氣神合一，聚攏，融合。」  
各種天道之力向輪迴聚攏着。

「『輪迴神器』，分！」輪迴神器一分為六。

「六道輪迴，『畜生道』、『餓鬼道』、『地獄道』、『天道』、『阿修羅道』、『人道』，六道轉，天道融。」  
六道輪迴各自吸收着輪迴手中的強大能量。

「六道輪迴，自成一界，六星連一，定名--『紅塵』！」

六道輪迴各自形成一顆星宿，一股強大的空間之力包覆，自成一界。

輪迴身體隨着「紅塵界」的形成而漸化虛無。

拼着最後的力量，輪迴的手探進了觀天鏡中，將冬梨的魂拉了進來，與自己的魂連在了一起。

「東皇……」輪迴的聲音有聲無力。

「放心，『紅塵界』自成一界，不會干涉您的天地。」

「還有.....你.....要記得.....你是父親.....是所有神的父親.....要看着你的孩子，正眼看着。」

「又或許，是所有神都錯了，你只是所謂的.....規則。」輪迴的聲音似有似無。

「算了，走了。」輪迴虛無的身影被「紅塵界」吞沒，一眨眼，「紅塵界」已然消失。

「今後，千世萬世，我都要妳與我在一起，我不會再.....躲在鏡後了。」

這一句話，回盪在半空，

久久不散。

## 四之一

大殿上一片寧靜。

「輪迴.....」東皇沈吟。

「啊啊.....啊-----」一陣尖銳的叫聲打破了肅靜。

「為何啊-----『化凡』為何還在！」本該消失的「化凡領域」直接刻印到悅心的身上。

「我的壽命、我的，我的力量.....還有我的樣子！全沒了.....全沒了.....」悅心將手捂住自己的臉，崩潰的喊。

忽的，一道火光燃在半空。

從火光中傳來輪迴留下的聲音，那是滿懷恨意的聲音。

「享受吧.....悅心，享受『化凡』吧.....」

輪迴離去了，卻沒有忘記.....到底是誰把自己逼走的。

他以神魂碎片留下了永遠不滅的「化凡印記」或許，只有東皇的天道之力可為其解開。

可是，現在看來是不可能的了。

還因為輪迴之言而在沉吟着的東皇在殿中不動，思考着。

眾神也還深深的被輪迴的離去所震撼着。

一道血色的劍光揮過。

它斬了一切

不管是眾神與東皇的沉默

還是悅心的尖叫。

對了，

還有空間。

「合劍 - 空。間。破」那是一劍，由兩個神揮出的一劍。

魔祖與邪尊。

繼而，神界再無東皇。

悅心仙尊也再無美顏

其後以「老」所名，名之「悅老」

各典之名所誤，被名 - 「月老」

-----  
-----

說真的，最近有點忙

我還真的把要寫東皇的事給忘了.....

而且之後還有好多好多想寫的

好吧，我在作死。



## 四之二

四周漆黑一片，那是比墨黑更黑的黑暗。那是混沌，這是虛空。  
東皇雙手一震，天道之力揮灑，於虛空停頓。

抬頭，看向了神界的空間裂縫，那一道裂縫已經慢慢在癒合。  
東皇一聲哼，天道之力從背後散出，推進，往裂縫衝去。  
十米、九米、八米.....三米、兩米、一米。  
只差一步，只要手伸進裂縫之中.....

只差一步。

「沒有座標，縱然有力量撕開空間也沒用。」東皇嘆了口氣。

在混沌空間中，沒有時間的概念。  
東皇將自身的力量收斂，盡量的節省了消耗。  
接着，留在了這一無所有的混沌空間中。  
等待着.....等待着。  
等待力量耗盡，死去的一天。

回想起神界的那一戰。

「到底.....祂們為何要與我一戰.....為何背叛我.....」東皇想不明白，一直都想不明白。

過去了無盡的時光，東皇身上的力量也所剩無幾了。  
祂陷入了睡眠。

本來的祂根本不需要睡眠，原本創神時消耗的力量並未完全恢復，加上經過一場大戰，以及混沌空間的長時間消耗，把東皇的天道之力消磨太多太多了。祂只能借沉睡進一步節省力量。

也許是天道的庇佑，或者是對東皇的一個劫難。

混沌空間刮起了不應存在的風。

就是這一陣風，把沉睡的東皇帶到了另一個地方，東皇最想不到達的一個地方——人界。

被風刮出的空間裂縫正癒合着。



## 四之三

一睜眼，是一個木屋的天花板。

「這裏是……」東皇緩緩的從床上爬起，用手撐起身，坐在床上。

「不會吧……人世！」轉醒了過來，感受到了充斥着這一空間的力量，東皇嘀咕道。

「你醒了？」一陣神虛飄渺的女聲由遠而至，聲音中明顯帶着一絲虛弱。

一位女子從房門進來，手上拿着一個碗，碗中傳出一陣陣的藥味

「妳是誰。」東皇淡淡的道。

「一個月前，天空破了一個大洞，沒有人敢接近，過了一段時間後，洞消失了，而你在那個洞的下方，不知生死。」

「所以……你救了我？」

「呃，對吧……」女子露出一臉無奈。

「你身上的傷很重，但你的痊癒速度異常的快，但還是不要做太大的動作。這段時間，你就安心住在這吧。」女子露出一抹微笑。

- - -

就這樣過了一個 month，東皇也在治療自己身體時完成了自我力量的封印。

「不可以……不可以遺留下力量。」

但也正因如此，東皇更加不可能回到神界之中了。

- - -

「來，張開嘴，把藥給喝了。」女子一手撐腰，一手把藥碗靠到東皇的嘴邊。

「不，不用了吧……我都全好了。」平常面無表情的東皇都皺了眉。

「快 喝 了！」

過去了一個 month，兩人都熟絡了許多。

女子是一名藥師，沒有多少修為，隱居在林中，常有傷病者到此求醫。

「話說，都住了一個 month，我還未知道你的名字。」東皇像是想起了甚麼，強行轉移了話題。

女子遲疑了一下，把藥放到一旁，回道：「我叫莫竹，你呢？」

這一次，換成東皇遲疑了。

「叫我太一就好。」

「太一，太一，奇怪的名字。」女子嘀咕的叫了東皇的名字，然後發表了評論。

「……」東皇無言。

## 四之四

日復一日，月復一月，年復一年，無處可去的太一很自然的留在了莫竹的住處裏，就這樣，過了一年。

「太一！過來幫我打下手！」莫竹的聲音從遠處傳來。

「知道了！」太一放下手中的書，回道。

最近正值戰爭，愈來愈多傷病尋跡而來，幾乎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人前來。莫竹也只能忙得不可交開，盡力救人。

忽然間，莫竹拉着太一進了屋內。

「咳咳咳.....」莫竹咳出了血。

「你怎麼樣了，又嚴重了嗎？」太一擔憂的問。這時候的太一也沒有察覺這一年的相處，他已經不像「東皇」了。

「沒事的.....我是藥師，我清楚自己身體的狀況，這是打從娘胎就有了的病。」

「別太勞累了.....」太一遲疑了一下「你，比他們重要。」

「嗯。」莫竹臉上一紅，低下頭小聲的回道。

- - -  
又過去一個月，傷病者卻愈來愈多。

而莫竹的身體，也愈來愈嚴重。太一也看出了，不止是勞累，莫竹也在擔憂着甚麼，夜裏總聽到她的哭泣。

- - -  
有一夜，他問她

「你.....會死嗎？」

「大概，會吧。」她微笑。

看着她的笑容，太一卻心痛了起來：「你不怕嗎.....」

「我怕，但我怕的不是死。」她說。

「不怕死？」

「對，不怕死。」

莫竹見太一臉不解，便問道：「我問你，即有生，何以有死？」

這問題，讓太一想起曾經，曾經掌控天地的自己：「生死，一生一死一輪迴，生死之意，不過是維持天地的平衡。」

莫竹似是未料到太一會這樣回答，皺眉苦惱了一下子，可愛的側着頭想着，回答道：「可以說對，卻也是錯的。」

「錯了.....？」堂堂東皇，錯了生死.....

「因為我問的生死不是對於天地，而是人。」

「對人而言，生存的結局是死亡。那生又有何用？」

「所以，生存的意義就在於，給予自己生命的意義。有人修道，想一鳴驚人，名揚萬古，這也是一種生命的意義。」

「那你呢？」

「我？我只想在這世上留下點痕迹，想有人記得自己曾經存在。」

「你知道嗎？等待死亡並不可怕。可怕的是，知道自己死後連點痕迹都沒留下，沒人記得自己。」

「我怕，百年之後，甚麼都不剩了。連其他人心中的人也消失了。」

「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」她頓了頓，露出一抹淒美的笑容。

「你們修道者生命悠長，我可以請你.....記住我嗎？」

## 四之五

「你們修道者生命悠長，我可以請你.....記住我嗎？」

「好。」太一拉過莫竹的手，擁她入懷。

「所以近日，妳都在憂心這件事嗎？」

莫竹咬了咬唇：「是我家裏的事，你不要知道為好。」

- - -

戰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了，求醫的傷病者卻變少了。有修者加入了戰局，沒有傷病了，也不會傷病了，因為戰爭中的人都死了。

漸漸的，莫竹開始恢復過往的狀態了，不再有大量的傷病求醫，但莫竹卻更加不安了。

一股邪能擴散，接近太一與莫竹隱居的樹林。

「邪尊！是邪尊的邪能！」太一坐直了身體。

「不對，層次太弱了，是邪尊流落的力量，人類得到後用以修煉？是修邪者。」太一立刻離開了屋子，到藥房中找莫竹。

「莫竹，有危險，快走！」太一拉起莫竹的手，轉身就要走。

「噤噤，遲了！」尖銳而刺耳的男聲傳來。

一剎那，藥房的一切都靜止了。藥房門前出現一道血紅的身影流露出可怕的威壓，莫竹只感覺自己身周的一切都凝固了。

「完了，對不起。」這是莫竹此時唯一的想法。

「往後門走，快！」太一在她的耳邊說道。

話畢的一刻，莫竹感到自己身體一輕，壓力不存。

太一放開了莫竹的手，拿起一旁的菜刀指何門前那血紅的身影。

「你，你是甚麼人！我的威壓怎麼會不管用！」那一道血紅的身影似是被雷劈一樣震了一震。

太一一語不發，沉默的用手中的菜刀指着敵人。

血紅的身影雙眼一瞪，看到太一身後正要離開的莫竹。

「想跑？」他一劍揮到太一身上，想趁機抓一個空檔抓住莫竹。事實證明，他成功了。

而太一被那一劍打碎了菜刀，身體被斬中，撞碎了藥房的石牆。

「咦，這麼弱？原來只是虛有其表。」

「啊啊.....」模糊中，太一看到了被掐住脖子的莫竹。

「放開她.....」沒有力量支撐，即使是東皇的身體，也強大不了。

「小丫頭，妳就是莫家那在宗門修煉，會為他們報仇的女兒吧。」血紅的身影嘖嘖一笑「我們血煉門還真不怕妳的報仇，所以～死吧！」

忽然，一道身影破空而來，一腳踢開了他。

「不要碰她！」一手托着莫竹的身體，太一穩住了自己的身軀。

「想英雄救美？你也去死吧！」血紅身影語氣輕蔑，卻絲毫沒有留力，大劍一揮，血紅邪能附着而出。

太一後退，躲開這一劍，轉身從後門逃去。

「幸好即便沒有力量，我的感知還沒衰弱。」太一心道。

憑借着東皇本身的感知，太一擁着莫竹逃去。

## 四之六

「沙沙、沙沙」太一發揮出現在肉身的極致，以最快的速度衝入了樹林。

「對不起。」莫竹緊緊拉住了太一的衣袖。

「血煉門是甚麼東西？」太一平靜的問。

「一個修邪者的宗門。五年前莫家滿門被屠……」

- - -

五年前，莫家。

「噦噦，莫浩！我們的莫家主～你好呀～」一道血紅的身影出現在莫家大廳的中央。

「血煉門！我莫家不歡迎你！滾！」大廳上座的中年男子瞪大雙眼，向那道血紅身影怒喝。

「噦噦，先別着急，你還記得十五年前嗎？莫浩！」血紅身影一部份的血紅邪能消失，露出了空無一物的左手。「帶人來圍剿我們血煉門嘛～挺好的，那你也早料到我們會來吧，噦噦。」

「若不是你抓走了我懷孕中的妻子去獻祭，我怎麼會為了救她而去阻止你們！」莫浩反駁道。

「噦噦，那又如何～？說到底，只是在比誰的拳頭大嘛。比如你妻子的拳頭小，所以最後保護不了胎兒，被我打了一掌天邪掌，這也是合理的。」血紅身影裝模作樣的點了點頭。

「你！」莫浩大怒。

「聽說她還成功把孩子生下來呢～運氣真好，不知道那孩子有沒有留下甚麼病根呢～噦噦。」

「你給我死！」莫浩刀一動，揮向血紅的身影。

「嘶 - - 」一聲利刃刺穿肉體的聲音。

「卑鄙小人……」莫浩虛弱的道。

大廳四周出現了無數道血紅的身影，無數劍光刺血大廳中的各人。

「你……不得好死……」莫浩最後只說得出這一句話。  
莫浩身前那道血紅的身影拔出了插在莫浩頭顱上的劍。

「全都殺了！」

「啊 - - 」

「你們不得好死！」

「別，別殺我們！」

「小姐，小姐到了宗門學習，一定會為我們報仇的！」

「報仇」

「報仇……」

一時間，莫家慘叫連連，怨氣滿溢。

「報告，莫家府上四百六十人連一條狗，全都屠殺殆盡，血肉都入了獻祭大陣，只是.....莫浩之女不在此處。」

- - -

「那天我剛從宗門歸家，因為沒有修道天賦，只學了藥術就回家了，剛好看到我家滿門被屠，連條狗也不剩。」

「我隱居了下來，躲着血煉門，就是唯恐有一天會.....我知道，戰爭，會引來宗門的人，果然，血煉門來了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莫竹緊緊拉住太一的衣角，淚流滿臉。

「沒事的。」太一安撫道。

感受着太一的體溫，她想起了過去與母親的回憶。

- - -

「娘~我以後一定要嫁給天下第一的男子~」小莫竹奶聲奶氣的說。

「天下第一？也太強了吧。娘對你以後的伴侶沒有這麼高的標準，我只要他願意保護你就行了。」

- - -

一道邪能結界出現。

「沒路走了吧。嘰嘰~」血紅身影出現。

邪能隨劍而出，連續五十四道邪能揮出。

太一個轉身，用自己的背擋下了所有攻擊。

「不，不要.....」莫竹的淚早已停不下。

娘，我找到了那個願意保護我的男人了。可是，我不想看到他這樣子.....

- - -

封印，竟然因為這攻擊而有些洩漏？不行，快穩住封印。

一分神，擁中卻失去了甚麼。

太一轉頭，只看到最後的一道劍芒劈中了莫竹。

「你.....為甚麼.....」太一感覺到自己的雙唇像是乾枯了一樣，快說不出話來。

「對不起，還有，我愛你。」

那一瞬間，一切都停住了。太一，不，東皇太一擁住了她的屍身。

「啊啊啊 - - - -」東皇流淚了，太一第一次哭了。

「我要你們死.....血煉門！」一揮手，天道之力湧現，眼前的血紅身影爆成血霧。

- - -

那一天，雨忽然的下起，天地變色。一切彷彿失去了色彩，只剩下空中的兩人。擁着莫竹的東皇。

他們的腳下就是血煉門的所在。

「因果·牽引。」東皇一言·天地震動。

所有與血煉門有關的人·在一瞬間集中到血煉門中。

「界·落。」一層結界籠罩血煉門。太一擁着莫竹進入。

「魂·煉。」一時間·靈魂灼燒的痛苦出現在血煉門的所有人身上·包括東皇。

「你們.....都後悔吧·後悔.....傷了她·殺了她。」  
而我·也要。  
是我害了她·我不應該分神·不應該.....不應該,.....

「啊啊啊 - - -」

「啊啊啊 - - -」

無盡的慘叫傳出。

所有人嘶吼着嗓子·撕裂着肉體·想要減少痛苦。

「你們不會死·千年後·結界消失·你們才會被煉魂完成·魂飛魄散。」

「不會·不會再有輪迴的機會。」說罷·東皇用封印洩露出的最後一絲力量回到了莫竹與他居住的樹林中。

- - -

太一把她放到床上·像是沒事一樣·想喚醒她。

「我不能·不能復活妳.....遲了。」太一默默的道。

「我到底·算是甚麼東皇!堂堂一個天地第一神·天地的太初·天道的意志·卻保護不了一個人!我到底.....算是甚麼.....」太一的淚停不下來·雨·也落個不停。

- - -

兩天後·太一把屋子收拾乾淨·把藥房的破損都修好。

他在屋前挖了兩個大洞·削了兩副棺·把莫竹放進了其中一個洞中·埋上。

一塊大石置於上方·太一親手刻上「愛妻 莫竹之墓」六個字。

此時·淚落·雨降。

接着·他躺進了另一副棺。

- - -

「這附近住了一個女神醫啊·求醫的話就去那吧。」一個老頭說道。

年輕的男女謝過老伯·邊走邊說:「女神醫啊·不知道漂不漂亮。」



女子一手扭住男子的耳朵：「你想死嗎？而且漂亮也沒用，人家好像有個與她同住的男子了。」

走着走着，兩人到了樹林深處，神醫的家裏。

「咦，沒人？」男子皺了皺眉。

「你看，門前。」女子指着門前的兩塊石碑。

「『愛妻 莫竹之墓』？我記得神醫的名字就是莫竹吧。」男子道

「那另一塊呢？」女子問

「『太一之墓』。」

- - -

《東皇太一》 - (完)

- - -

總算是在新一年前就寫完東皇了～

不過還有幾篇番外會作為補充，而且東皇中間幾章有點不滿意會重寫.....

接下來會回去寫《山鬼》和《紅塵俗事》還有一堆我想寫的坑，希望能寫得完～

- - -

求支持

IG : dreamback\_mundane

# 感言

## 感言

寫完東皇後才強烈的感覺到，我大概是寫不出幸福的結局了。從以前開始就是這樣子，中學時的甚麼作文啊創作啊，都偏向寫些黑暗到不行的文章，直到了現在寫完《東皇太一》，我更加的感覺到自己應該只寫得出悲劇了。

不管是人還是神，結局都不會是好的，神界的後續會再寫個番外。更重要的是輪迴與冬梨，太一與莫竹。輪迴在神界中觀察着人間，不知不覺就被冬梨吸引住了目光，漸漸的演變成了暗戀的情感，看着冬梨的各種劫難，讓輪迴甚至想要放棄至高神位，轉世而去。自然的，在至高神戰中，冬梨被悅心所殺，輪迴燃盡自身，獨創一界，與冬梨一起在這一片世界中輪迴千百世，在輪迴中尋找那摯愛之人，直到永遠。

太一與莫竹，是我覺得不論是文筆還是劇情都寫得較好的一段劇情（個人認為啦）當然，也是最悲傷的劇情。太一與東皇，自從與莫竹相遇，東皇就變成了太一，不再是天上的那太初之神，為了不把自己的力量流落在人世，自我封印了力量。最後的最後，莫竹死了，太一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，所以在「魂煉」血煉門的人時，他也煉了自己的靈魂。千年後，與血煉門的人一樣，魂飛魄散。太一是掌控天地的東皇，複活這一件事他能做到，卻不能做，因為是神，因為複活會打破天地的平衡。

其實太一還有另一個選擇，除了與莫竹同死，還有那一夜莫竹告訴太一的，「記住她的存在，活下去，永遠的記住她。」但這一個結局只會更為痛苦，記住一個自己保護不了的摯愛，永遠的一個人活下去，是永恆的折磨。我的世界觀中是有輪迴的，輪迴神尊就是掌控輪迴的至高神。但輪迴卻不是那麼好的。輪迴的是靈魂，即便輪迴過後，相同的靈魂回歸，相似的花出現，但那也不會再是相同的人，因為那是擁有新人生的靈魂，而太一相識的莫竹，卻是那個舊的人生。複活，是複活舊的人，輪迴後，就不再是那個人了。所以最終，即便太一繼續等下去，回來的也不會是莫竹了。

再回想了一次《東皇太一》的故事，真的是強烈的感覺自己是個只寫得出悲劇的人。大概，也改變不了了。